

世界名著宝库



SHIJIE MINGZHU BAOKU

复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一)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施 蛰 译

(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215)
第三部	(395)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小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

尽管几十万人集居在一小块地方，极力糟踏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尽管他们把石块填进地里，不让土地再生长什么，尽管所有冒出的青草全被踏平，到处弥漫着煤烟和石油的气味，尽管树林被砍伐，所有的动物和鸟类被驱散——然而，在城市里，春天仍然是春天。太阳烤晒着，只要在没有铲除青草的地方，不仅在林荫路地段，而且在石板缝间，青草到处都在复苏，生长，泛出碧绿的颜色；白桦、柳树、李树吐出粘湿的清香的叶子，菩提树露出待放的幼芽；白嘴鸭、云雀和鸽子像往年春天一样，已经欢快地准备做巢，被太阳晒暖的苍蝇在墙



壁上嗡嗡叫着。花草、鸟儿、昆虫，还有孩子们都欢天喜地。而人们，成年的大人们，却在不断地欺骗和折磨自己，并且相互欺骗和折磨。人们认为，神圣的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不是那个为造福所有的生命由上帝赐予的世界的美好，——有利于和平、协调和仁爱之美，神圣和重要的却是他们自己幻想统治别人。

所以，在省监狱办公室里，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赋予所有动物和人们以春天的激动和欢乐心情，而认为神圣和重要的是前不久收到一封编了号码，加盖官印和注明案由的公函，要求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早晨九点钟以前，将关在监狱的三个受审讯的犯人，两个女犯一个男犯押送出庭。两个女犯其中一个是重要的案犯，应单独押送。于是，依照这一指示，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八点钟，看守长来到了昏暗而臭气熏人的女监走廊，一个面色憔悴、长着鬈曲灰发的女人也跟随其后来走到走廊里，她身穿长衫，袖子上镶着饰线，系一条镶蓝边的腰带。这是一个女看守。

“您是提马斯洛娃吗？”她和值班的看守长来到一间朝走廊开门的牢房前，问道。

那看守长把铁门弄得哐啷作响，开了锁，打开牢房的门，从那里冲出一股比走廊更加恶臭的空气，他喊道：

“马斯洛娃，出庭去！”他等了一会，又把门掩上了。

甚至在监狱里也有被风吹到城里的郊野的清爽空气。然而在走廊里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传染伤寒病的空气，散发着粪便、焦油和霉烂物的臭味，让每一个进来的人会立即感到心情沮丧和抑郁。从院里进来的女看守，虽然已习惯了这种恶劣的空气，但仍然有这样的感觉。她来到走廊里，突然觉得疲惫，困倦。

牢房里传来一阵忙乱声：女人的说话声和赤脚走动的响声。

“我说，快一点，麻利点嘛，马斯洛娃！”看守长冲牢房门喊道。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子从门口健步走出来，迅速转过身去，站在看守旁边，她穿一件灰色长袍，里面



是白色短上衣和白色裙子。这女人脚上穿的是亚麻布长袜，袜子外面套一双囚犯穿的厚靴子，头上扎一块白色的三角头巾，显然是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下面露出来。她整个面孔特别苍白，这是被长期幽禁的人才有的脸色。这颜色又让人联想起地窖里土豆发出的嫩芽。那双不大但宽宽的手以及从长袍大领口露出的胖胖的脖颈也是这样的颜色。这张脸上，特别是在那苍白无光的脸色衬托下，一对乌黑、闪光、稍许浮肿然而非常精神的眼睛，其中一只又带点斜视，特别勾人魂魄。她站得笔直，挺着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里，她稍稍抬起头，直视着看守的眼睛，停下脚步，准备去做要求她做的一切事情。看守准备关门了，这时，一个未戴头巾的灰头发老婆子从门里探出一张苍白、严厉、满是皱纹的脸。老婆子起初对马斯洛娃说了什么话。可是看守用门抵住了老婆子的脑袋，那脑袋便消失不见了。牢房里传出女人的哄笑声。马斯洛娃也笑了笑，并转脸对着安了铁栅的窗口。那老婆子从里面奔向窗口，用嘶哑的声音说：

“顶要紧的是别多说。认定一种就够了。”

“但愿只有一种，不会有更糟的了。”马斯洛娃摇摇头说。

“当然，只有一种，不会有两种，”看守长用长官们自信自己讲话特别俏皮的口气说。“跟我走！”

从小窗口露出的老婆子的眼睛不见了，马斯洛娃来到走廊中央，随即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看守长走了。他们沿着石砌的楼梯下楼，经过几间比女监更恶臭更嘈杂的男牢房，这里所有门上通气孔后面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瞧。他们来到办公室，已有两个荷枪的押解兵在那里站着。坐在那里的书记官把一张散发烟草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接收这个犯人。”

那士兵（他是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农民，有一副长麻子的红脸盘）把公文塞进大衣袖口的翻边里，笑嘻嘻地冲着女犯人对他的同伴、一个宽颧骨的楚瓦什人挤挤眼。士兵带着女犯下了楼，向大门口



走去。

在大门的门上，一扇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里，再走出院墙，沿石砌的街道中间走，穿过城市。

车夫、小店主、厨娘、工人和官员都停住脚步，好奇地瞧这个女犯：有的人摇摇头，心想，“瞧瞧，她跟咱们不一样，干那种坏事落得个什么下场。”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心想幸亏有士兵跟着她，现在她才不会干出什么事来，才让人放心。一个卖炭的乡下农民，在小饭馆喝足了茶，走到她面前，自己在胸前画了个十字，递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涨红了脸，低下头，说了一句什么话。

女犯感觉到人们向自己投来的目光，便悄悄地、并不转脸，只是斜眼瞥一下瞧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意让她感到快活。那清新的、较之监狱里更具有春天气息的空气也让她高兴。然而，笨重的、又紧紧包在囚犯靴子里的双脚已不习惯走路，走在石板路上就觉得疼痛，她瞧着自己的脚，尽量走得轻一些。经过一家粮店，门前一些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欺负它们，女犯差点踩着一只灰鸽子，那鸽子一惊，振起翅膀，呼啦啦从她耳边飞过，给她带来一阵风。女犯笑了笑，然后想起自己的处境，深深叹了口气。

二

女犯马斯洛娃的经历是很平常的经历。马斯洛娃是一个未婚女仆的女儿，这个女仆随饲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乡下两个地主老小姐家里。这个未婚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像乡下常有的情况那样，孩子受过洗礼，后来母亲却不喂养这不想生养的、没有用处而且妨碍工作的孩子，于是孩子就很快饿死了。

五个孩子就这样死去了。他们都受过洗礼，后来不喂养，随之死



去。第六个孩子是和—个过路的茨冈人私通生养的，是个女婴，她的命运本来也是同样的，可是，恰好两个老小姐中的一个来到牲口棚，责骂饲养牲口的家奴不该把奶油做得带牛腥味。产妇带着漂亮健康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小姐责骂奶油做得不好，责骂不该让生孩子的女人到牲口棚来，正想离开时，却忽然看见了那个孩子，就动了怜悯之心，产生了做孩子教母的想法。她给这个小女孩受了洗，后来可怜自己的教女，便送钱和牛奶给那母亲，于是小女孩活了下来。两位老小姐便叫她“救活的娃娃”。

小孩三岁时，她的母亲生病死了。饲养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自己，于是两个老小姐把小女孩带到自己家里抚养。黑眼睛的小姑娘生得非常活泼可爱，两个老小姐也从中得到不少乐趣。

老小姐是姐妹俩：妹妹比较和善，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就是她给小姑娘受的礼，姐姐比较严厉，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打扮小姑娘，教她读书，想把她培养成养女。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却说，小姑娘应当培养成女佣人，好侍女，因而她很严厉，遇到心情不好就乱骂甚至殴打小姑娘。因此，在这两种影响之下，小姑娘长大成人时，便成了半个使女半个养女。这样她就有了一个中性名字，既不是卡齐卡，也不是卡坚卡，而叫卡秋莎^①。她做针线，收拾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烧肉，磨咖啡，煮咖啡，洗衣服，有时陪两位老小姐坐坐，为她们朗读。

有人给她提亲，但是她谁也不愿嫁，总觉得，她跟那些向她求亲的劳动人民一起生活会很艰苦，她已经被地主家的舒服日子娇宠惯了。

她这样过日子一直到十六岁。她刚刚过十六岁的时候，两位老小姐的大学生侄子，一位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里，卡秋莎却爱上了他，虽然并未对他表白，甚至自己也不承认这一点。后来，又过了两

^① 卡齐卡，卡坚卡分别是正名卡捷琳娜的卑称和高雅的爱称，而卡秋莎则是一般的爱称。



年，这个侏子在参战的征途中顺路看望姑姑，在她们家里住了四天，临行前夕勾引奸污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便离开了。他走后五个月，她才知道，大概她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对什么都心烦，她只是想，怎样才能摆脱等待她的那种耻辱，她服侍老小姐不仅不情愿，而且是应付差事，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竟会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小姐说过很多粗鲁话，后来自己也后悔了，要求结账辞工。

两个老小姐对她很不满意，就辞退了她们。她从她们家里出来，到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家当使女，然而她只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因为警察分局局长、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开始纠缠她，有一次，他逼得特别紧，她发火了，骂他“傻瓜”和“老鬼”，并猛推他的胸部，把他推倒在地。她因粗暴被辞退了。这时也无需再找工作，因为她很快就要生产了。她搬到一个农村的寡妇家住，这个女人是接生婆兼做酒生意。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在乡下给有病的产妇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生下的男孩被送进了育婴堂，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就死了。

卡秋莎搬到接生婆家住的时候，一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挣的工钱，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送的。当她离开时，她只剩下六卢布。她不会节省，自己花销不说，谁来要钱她就给谁。接生婆收她生活费用（吃饭，喝茶），两个月收取四十卢布，送走孩子花去二十五卢布，四十卢布让接生婆借去买牛了，二十卢布也是这么花光了——买了衣服和小礼品，以致于当卡秋莎恢复健康时，她已经没钱了，不得不找份工作做。她去林务官家里找到了活干。林务官是结过婚的，可是，简直和那个警察分局局长一样，从头一天开始他就纠缠卡秋莎。卡秋莎讨厌他，千方百计躲着他，可是他比她经验丰富，也更有心计，重要的是，他是主人，可以随意支配她，抓到机会便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有一次，碰到丈夫和卡秋莎单独在一起，便跑过来打她。卡秋莎也不饶人，她们就厮打起来，结果她被赶



出了家门，也没有付给工钱。当时卡秋莎来到城里，在姨母家落了脚。姨母的丈夫是装订工人，以前生活宽裕，如今把现有的雇主都丢掉了，经常酗酒，只要弄到手的東西都換酒喝了。

姨母开一间小洗衣坊，依靠这营生养活孩子，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姨母提出要让马斯洛娃给她当洗衣工。可是看到姨母家的洗衣女工所过的那种艰苦生活，马斯洛娃迟疑不决，随后到事务所去找女仆的活干。她在一位太太带两个中学生儿子的家里找到了工作。她来到这一家，过了一个星期，那大点的，长着唇髭的儿子、六年级中学生却丢掉学习，缠着马斯洛娃不让她安宁。母亲把这所有的过错都算在马斯洛娃头上，又把她辞退了。新的工作没有找到，马斯洛娃又到佣工事务所，恰好在这里遇到一位在裸露的胖胳膊上戴花镯子，手上戴宝石戒指的太太。这位太太得知前来找活干的马斯洛娃的境况之后，把自己的地址给了她，约她到自己家里去。马斯洛娃去找了她。那位太太亲热地接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葡萄酒，并派自己的女仆到什么地方去送一张便条。傍晚，来了一位留着花白长发和灰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这个老头儿立即紧靠马斯洛娃坐下，他眼里闪闪发光，笑嘻嘻地打量她，和她开起玩笑来。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马斯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是个雏儿，乡下来的。”后来，女主人叫过马斯洛娃来说，这是位作家，很有钱，如果她能讨他欢心，他会不惜一切。她讨到了他的欢心，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允诺要经常跟她见面。这钱很快花掉了，用于支付姨母家的费用和购买新衣服、帽子和纱带。过了几天，作家又一次派人叫她去。她去了。他又给她二十五卢布，并提出和她搬到一处单独的房子住。

马斯洛娃住在作家租的房子里，又爱上了一个同院的快活的店员。她自己向作家讲明了这一点，并且搬到一处单独的小房子里住下来。那个店员答应和她结婚，却不辞而别，去了尼日尼，把她抛弃了，马斯洛娃又落得孤单一人。她本想一个人住在这房子里，但是不



允许。派出所长告诉她，只有领到黄票子^①接受监督，才能这样住下去。于是她又来到姨母家。姨母见她身穿时髦的连衣裙，披斗篷，戴帽子，便恭恭敬敬地接待她，更不敢向她提起做洗衣工的事，以为她如今过的是上层生活。对马斯洛娃来说，现在做不做洗衣工的问题已不存在，她怀着深切的同情心，瞧那些面色苍白、手臂枯瘦的洗衣女工在前面几间房子里度过的牢狱般的生活，她们在无论冬夏都开着窗户的三十度肥皂水蒸气中洗漱、烫熨衣物，有些人已患了肺病，一想到她也可能干这种苦役，心里就发怵。

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没有遇到一个保护人，马斯洛娃感到特别困难。这时恰好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婆子找到了马斯洛娃。

马斯洛娃老早就吸烟，可是在她和店员相好的后期以及她被遗弃之后，她越来越喜好喝酒。酒之所以吸引她，不仅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多的是因为酒能够让她忘记一切她所经历的苦难，使她纵情欢乐，相信自己的尊严，不喝酒她就做不到这些。不喝酒她总是心情沮丧，感到羞愧。

那婆子设宴款待姨母，灌醉了马斯洛娃，向她提出到城里一家最好的上等妓院当妓女，并向她列举处于这种地位的各种好处和优势。马斯洛娃面临选择：或是处于仆人的卑下地位，这样大概会受到男人的追求，并秘密地暂时地与人通奸；或者处于一种有保障的稳定的合法地位，与人通奸则是公开的，法律所允许的，报酬优厚而且是经常性的；她选择了后一种。此外，她想用这种办法报复那个诱奸她的人，那个店员以及所有和她作对的人。同时，那婆子对她说，她可以为自己定做任何衣服，只要自己愿意——大鹅绒的、罗缎的、丝绸的以及裸露肩膀和手臂的舞会服装都行。这对她极富诱惑力，也是最终下定决心的原因之一。当马斯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镶着黑天鹅绒饰边、裸露肩颈的黄灿灿的丝绸连衣裙的时候，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便把

^① 黄票子是旧俄时代发给妓女的许可证。



身份证交了出去。就在当天晚上，那婆子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妓院。

自那时起，马斯洛娃开始过一种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经常犯罪的生活，成千上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受到关怀公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保护，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十个之中有九个结果是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和死亡。

午夜狂饮行乐之后，早晨和白天就沉沉昏睡。午后两点三点，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铺起来，由于饮酒过量喝碳酸矿泉水，喝咖啡，穿着罩衫、短上衣、长袍在房间里懒散地蹒跚，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有气无力地相互吵骂；然后洗漱、擦油、往身上头发上洒香水，试穿衣服，为了衣服跟老鸨吵架，仔细照镜子，涂脂抹粉，描眉，吃油腻的甜食；再后是穿裸露肉体的鲜艳的衣服，来到装饰华丽、灯火通明的厅堂，嫖客到来，音乐、跳舞、糖果、葡萄酒、抽烟，和各种男人通奸，其中有年轻人、中年人、像大孩子的人、糟老头、单身汉、有家室的、商人、店员、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鞑靼人、富人、穷人、健康的、有病的、酒鬼、清醒的、粗鲁的、温存的、军人、文官、大学生、中学生——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和性格的人，应有尽有。叫喊和喧闹，打架和音乐，吸烟和饮酒，饮酒和吸烟，音乐从傍晚一直演奏到天亮。只是到了早晨才得以解脱，沉沉睡上一觉。天天如此，每个星期如此。周末要到国家机关——警察分局去，在那里，办理公务的官员、医生都是男人，他们却丧失了大自然为了杜绝犯罪不仅赋予人而且赋予动物的羞耻心，有时严肃认真，有时带着猥亵的嘻笑为这些女人做检查，并准许她们在一周之内连续干那些她们与合伙者所干的罪行。下一个星期六又是这样。总而言之，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平日也好，节假日也好，每天都是如此。

马斯洛娃这样生活了七年。在此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个年头，就是初次失节之后第八年，当时她二十六岁，她生了事，为此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和杀人犯、强盗一起



过了六个月之后，如今被押解出庭受审。

三

马斯洛娃随押解兵走过很长一段路程，疲惫不堪，快要走到地方法院大楼的时候，她养母的那个侄子，曾经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还在高大的铺着羽绒垫子的被单揉皱的床铺上躺着，胸部皱折熨得平整的、干净的荷兰布睡衣的领口是敞开的，正在抽烟。他的发呆的眼睛望着前面出神，他在想今天应该做的事和昨天发生的事。

他想起昨天科尔恰金家的晚会，这是名声显赫的富绅人家，大家都揣测他一定会跟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他叹了口气，扔掉燃尽的烟蒂，想从银制的烟盒再取一支，可是又改变了主意，把两只光滑的白脚从床上放下来，用脚摸索拖鞋，把丝绸长袍披在宽厚的肩上，迈着沉重的脚步，很快向卧室隔壁的卫生间走去，这里充满了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的气味。他在这里用特制的牙粉刷净多处经过镶补的牙，用香味漱口水漱过嘴，然后洗浴全身，再用各种毛巾擦拭干净。拿香肥皂洗过手，用小刷子仔细拭净长指甲，在大理石的大脸盆里洗过脸和脖颈子之后，再到与卧室隔一间屋的房子里，这里已经准备好了淋浴。在这里用冷水洗过肌肉强健、脂肪丰满的白净身子，用毛巾被擦拭干净，然后穿上熨好的干净的内衣和擦得像镜子般发亮的高筒皮鞋，坐在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梳理弯曲的小黑胡子和头上前部已经变得稀疏的鬃发。

他使用的一切物品以及他的化妆用品：如内衣、外衣、鞋子、领带、扣针、袖扣，都是最高级的价格昂贵的品种，不显眼，朴素、坚实而且贵重。



涅赫柳多夫从十几件领带和胸针里顺手捞出两件（以前做这事是新鲜有趣的，现在完全无所谓了），穿上已经刷好、摆在椅子上的一套衣服，这时，他虽然不能说是朝气蓬勃，但是干净清爽，香气扑面，他来到一间长方形的餐厅，这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过了，上面摆着一个很大的橡木食品柜和一张同样很大的可以伸缩的桌子，桌子腿是雕成狮爪形状的，远远叉开，颇有一副庄严气势。这桌子上铺着浆洗过的薄的桌布，上面饰有很大的家徽花字，桌上摆放的是：盛着喷香咖啡的银制咖啡壶，同样的糖盒，装有煮化奶油的罐子和一个食品篮，里面盛着新烤的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餐具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新出版的“Revue des deux mondes”^①。涅赫柳多夫刚要取信看，这时从通向走廊的那扇门里稳步走来一个身着丧服、已过中年的胖女人，头戴花边头饰，用以遮掩渐渐变宽的分发的缝隙。这是不久前在这所房子里去世的涅赫柳多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如今她留在少爷家里作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在不同的时期随涅赫柳多夫的母亲在国外度过了大约十个年头，已具有贵夫人的外貌和气派。她从小住在涅赫柳多夫家，还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叫米季卡^②的时候就了解他。

“早晨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柳多夫开玩笑地问道。

“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家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家来的。女仆早已送来了，她还在那里等回音呢，”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递过信来，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好啊，马上，”涅赫柳多夫接过信，说道，他发现阿格拉费娜在

^① 法文：《两世界杂志》，巴黎出版的法文杂志，当时在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流行。

^② 德米特里的昵称。



笑，皱起了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意味着那封信是科尔恰金公爵小姐写来的，在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看来，涅赫柳多夫已准备和她结婚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所表露出来的这种推测，让涅赫柳多夫感到不快。

“那么，我告诉她等一等，”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从桌上捡起放得不是地方的刷子，摆到另外一个地方，缓步从餐厅走了出去。

涅赫柳多夫把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交给他的那封带香味的信拆开，开始读信：

“我要履行自己承担的帮助您记事的责任，”在一张灰色的边缘不齐的厚信纸上，用尖细而稀疏的笔迹写着，“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当参加陪审员出席的审判，因此，您无论如何不能像您昨天以您固有的草率所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和科洛索夫去参观画展了，à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à payer à la cour d' 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 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① 因为您不能按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才想起这件事。那么，您不要忘记了。

公爵小姐玛·科尔恰金娜”

在信背面又附加一段话：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ler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 à la nuit. Venez absolument à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

玛·柯。”^②

涅赫柳多夫犯愁了。这封信是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两个月来精心对他下功夫的继续，目的在于用看不见的线将他和她更紧地拴在一起。不过，除了并不年轻和并非热恋的人对结婚常常抱有的那种犹豫不决之外，涅赫柳多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他即使下了决心，现在

^① 法语：如果您不愿向地方法院交纳三百卢布罚金的话，这笔款子是您宁可用于买马的。

^② 法语：妈妈让我告诉您，您的餐具一直等您到深夜，无论多晚您一定要来。